



蘇聯文藝選叢

② 蘇聯報告文選

大東書局印行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戲	美	音	作家創作經驗	傳統文學的研究	詩集	報告文學選	少年文藝選
劇	術	樂	一輯	一輯	一輯	三輯	三輯



蘇聯報告文學選

第二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定價一·六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魯迅先生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二十多年來，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對於中國的思想、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還沒有一個結集，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本局有鑒於此，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彙編爲蘇聯文藝選叢。分類刊行：爲文藝理論、報告文學、少年文學、音樂、小說等。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也能增加一點熱力。

導言

偉大的社會主義的領導國家蘇聯的「計劃的建設」的實現，是現代歷史上最驚人的奇蹟。但是這種奇蹟不是超現實的，是凡屬爲了人民的，爲了社會的而計劃與努力的，在廣大的人民自己的推動之下，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按步實現的。蘇聯建設了自己，同時給予了舉世的人民與爲人民民主事業而努力者的良好的榜樣。

在蘇聯的「計劃的建設」的工程中，智識份子和工農羣衆打成了一片。智識份子學習了工農胼手胝足的工作，同時紀錄了工農羣衆建設的偉大成績。這些屬於人民的新時代的文學，鼓勵了蘇聯人民爲建設祖國，發揚社會主義的更大的努力，同時讓舉世的人民都清楚地看明白了愛好和平的社會主義的領導國家的蘇聯當局和人民們是怎樣地在建設一個蘇維埃的民主國家。

這些著作，是蘇聯的新現實主義的報告文學的另一面；其餘一個描寫衛國戰的文學的方面，我們已在本書的第一輯中介紹過。這個新的一面，具有促進時代之輪趨向新世紀的莫大意義，對於讀者諸君的啓發一定是非常之大的。

蘇聯建設了自己，並且在大戰之中及戰後幫助了弱小民族的復興，以及使得弱小國家的人民脫離了

封建勢力和資本的帝國主義勢力的統治。北朝鮮便是一個好例子。吉托維奇和布爾索夫兩位新聞記者訪問北緯三十八度以北的新朝鮮而作的報告，無論在文學上或政治歷史上，都是極有貢獻的作品。他們在筆下告訴世人知道北朝鮮在解放以後的生產數量激增到驚人的程度，是因為人們第一次地感覺到生產是真正地爲了自己而不是爲了安坐着的剝削階級之故——這是無限地動人心弦的。我們謹把這些一起介紹給了讀者。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報告文藝選

(第二輯)

目次

導言	一
斯拉漢的夜	一七
工場的一天	二九
尼基契娜的報告	三五
莫斯科——偉大蘇維埃國家的首都	八七
莫斯科的大門	九一
莫斯科——伏爾加運河	九五
在莫斯科市立少年先鋒宮	九七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劇院	一〇九
蘇聯傀儡劇院	一一三
莫斯科大學學生的科學團體	一二三
莫斯科兒童藝術學校	一二九
多民族的莫斯科大學	一三三
史大林汽車工廠的文化宮	一三五
北朝鮮印象記	一三五



斯拉漢的夜

婁法諾夫著

靜寂寂的夜，帶着微微的薔薇的花香，從開着的窗口飄進房子裏來。最後一班的電車響聲，消去已經很久，道路上的最後的行人，這時大概也早已入睡了。再過一個鐘頭天便會亮，街上又將重新喧囂。

喘息在火辣辣的砂風底下的這個城市，夜色也終於鎮住了一切的喧鬧，四邊閃着的紅紅的燈火，靜靜地守望着這睡眠中的城市。但是在柏谷薩彭契電氣鐵道兩邊幾基羅米突之內的斯拉漢和薩彭契地方，石油邦浦還是一聲一聲的喘着氣，不斷的噴出油來，這聲音有節奏似地拍按着夜的腳跡。

壓縮空氣的壓榨機的叫聲，守夜人的口哨聲；從許多新裝的石油槽裏，很清晰地聽見鑽孔機的響聲。

一到晚上就靜寂下來的礦務所，只要有一點兒聲響，都比市上聽得清楚。不必等到最後電車過去，黑夜籠罩大地的時候，只要天色一暗，就沒有聲響了。

石油槽上面都懸着閃閃的燈火，遠看過去就像黃顏色的蜘蛛網。

青年團的書記彼得羅却波泰雷夫心裏最明白，斯拉漢的採油工事，所以有一部分不能按預定計劃實現，就爲了這個夜的緣故；在一個月前……每天一到夜，斯拉漢第六號礦務所的採油井，就立刻靜寂無聲。有些時候邦浦裏呼呼的吐出油來，這聲音一會兒也就消失在夜暗中了。機器部裏的鑽孔夫們，都胡亂的倒在板上睡覺；邦浦搖動得愈低下去，他們的覺也睡得愈熟。很有節奏的吹着鼾息，說些莫名其妙的夢囈，不歇的搔搔身子。一到朝晨，值日的來換班了；因爲朝晨的時候沒有人偷睡，所以做日班的也不發什麼怨言，就開始鑽起孔來，一邊扳着指頭數交代的日期。到這時候，他們就可以一朝晨高高興興唱着歌到外面去散步。但是挨到了夜班，他們就打算躲到機器房裏去安度良宵。那知有一天，天剛剛亮，突然來了一班青年團員，把伸着四脚四手睡在地板上的他們，都一一的攝進照相機裏。青年團員的大聲叫喊，把他們驚醒了——流氓！……

大家慌慌張張的擡起頭來擦眼睛，立刻懂得了什麼會事。

「你姓什麼？」

「姓……什麼姓不姓？你要問它幹麼？……」

「好，你快說就是了！」

「我姓威蘭。」

「我姓馬沫特。」

「加入了青年團沒有？」

「自然加入了的呀……」

「什麼，你這個傢伙！你這就算是進行五年計劃的麼？你加入了突擊隊沒有？」

「托辣斯不是規定在兩年半中實現五年計劃的麼！要着急做什麼！」

「喂，你叫什麼名字？」

「史推剛采夫……」

「馬留斯珂夫……」

「亞爾哈若夫……」

彼得羅就很快的寫了起來，他想這種偷懶的人，一定還有不少，這些人大概好久以來就在使這一手的；他預備明天早晨把這事情到支部去報告，得引起極大的注意才行。

只有斯拉漢的第六號礦務所是這樣麼？……另外的地方怎樣呢？皮底愛白怎樣呢？薩彭契怎樣呢？底奈迦琴怎樣呢？……

一早晨就把相片曬出了，爲了要叫做夜班的人自己覺到難爲情，爲了要警告這個危險，就把來貼在壁報上。

一早晨，馬沫特、威蘭、迦莎那亞爾哈若夫、史推剛采夫，還有別的人，都叫到事務所裏了。彼得

羅尖着眼睛望着他們的臉孔一個一個的看。聽威蘭再三的申辯：

「我們睡覺是睡的，做工也做的呀……托辣斯規定要兩年半實現五年計劃……稍稍睡一下也不打緊……只要照規定的做到就是了……」

「什麼，照你這樣說來，還應該替你送被頭來才是？」

「我沒有說什麼被頭呀，我只是照實情說……」

「我們自己的份兒都做好了的呀……我們……」

喧吵，叫喊，悶騰騰的香煙的煙，在这一切之中，史推剛采夫大概還在鑽孔機中做夢，他說了：

「彼得羅，你看怎樣……不消說我們是錯了，我們也不想替自己掩飾……你想什麼樣，讓我加入那個好不好？以後我不偷睡就是了……我沒有方法替自己隱瞞，爽爽快快的自首吧，老實說，我大概偷過二十次懶……自己明明知道是不該的，照理應該開除，喂！讓我們來加入突擊隊，好不好……」

「什麼突擊隊，我可不高興……快替我算清工賬，我受够啦！」——威蘭大聲的叫：「只一點點兒工錢，叫人拔出全副精力！這玩意兒誰高興……」

「你加入了青年團？」

「喂，加入的……」

「喂，諸位大家想想，這還成什麼話？」

就在這一天，威蘭結清了工賬。傍晚的時候，亞爾哈若夫和史推剛采夫跑到彼得羅的寓所裏來。

「喂，彼得羅，你不要發氣！」史推剛采夫說了：「不消說，我是什麼都明白的……你把這事登在報上吧，登在報上讓大家都明白明白；是這樣的……我今天想了一天，彼得羅，什麼事情我都想過了……」

「那末，什麼樣呢？……」

「這，這是很明白的……」一句話就爲了……」

彼得羅插進來說：

「就爲了咱們蘇聯，現在正用着世界上從來沒有的速度，進行着一切建設的大事業，就是吸一支煙，也都可省就省。五年計劃也許兩年半就可以完成……不過如果碰着這樣的事，像你們這樣在廠房裏張開了大嘴睡覺，那就什麼樣呢？……咱們斯拉漢地方的石油，就是在柏谷石油中，也算是最好的油。

可是咱們斯拉漢的工事，卻耽誤了時日，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如果這樣下去，斯拉漢的五年計劃，就得變成十年計劃，列寧的薩彭契、皮底愛白、白拉漢，這一切地方，就沒法子補救斯拉漢的落後了，咱們斯拉漢是在睡覺，機器躲在睡氣沈沈的柏谷的夜暗中，停止了活動。這到底是什麼會事呢？這就是減輕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麼？大家都知道食糧不夠，食糧不是要靠田地上生出來的麼。可是田地卻需要機器，需要軋士令，需要咱們斯拉漢的石油。全蘇聯現在走上了建設的路，可是你呢？老兄，這可不行

呀！」

「這個，我懂得……喂，彼得羅，你聽我說！」

第二天，史推剛采夫的母親，擔起兒子的心事來：

「這個小壞蛋，一定是攪了什麼女人了……我真恨不得把他的腳脛割斷才好。你瞧，整日整夜不歸家……」

跑到門外邊，遠遠的向夜色中望去，卻沒有他的影子。

朋友們等着他回來，也奇怪起來。

「明明是大家約定了的……難道到自己團裏去了麼？」

打字姑娘紐洛契加嘆了口氣：

「嗨，真有點怪了……」

這晚上，史推剛采夫並不在別地方，是跟石油會了面。

*

*

*

*

*

工人們還記得，掘一口六百米突深的油井，得化十二個月到十六個月的時期；就是在目前，至少也得化六個月到八個月。可是斯拉漢的突擊隊，有一次卻只化二十五天功夫掘了八百二十七米突深度，而且用的是一樣的機器。這件事，將會留在柏谷礦務所的歷史上吧。在斯拉漢，有許多像威蘭那樣的不願

加入突擊隊的青年團員。可是在斯拉漢，還有許多的史推剛采夫——青年團員，或是非黨員的工人、老頭子等等。這些人，都知道耽誤工作的弊害，都明白如果冶鐵廠、機器工業、農業的人都要在工作時間偷懶睡覺，那對於國家就成爲最大的危機，因此就在二十五天之內，掘了八百二十七米突深的油井。

曬好了的的照片，在壁報上發表的第二天，停了工在礦場食堂裏急匆匆的喫完了飯的鑽孔夫，大家四個一隊的向自己的油井走去了，而且大家都像突擊隊員一樣，打鑽鎚的聲音衝破了夜的靜寂，一槌，二槌，深深的，深深的掘下去：

「大地呀，快把石油給我們！」

突擊隊員把自己應做的工做完了，休息一兩個鐘頭，又動手做起工來。以前那樣偷懶的人，現在是決不肯睡覺的了，斯拉漢的人們，漸漸的把失去的東西取回了。

第二十五天，新的油井掘好了，也許立刻就會噴出油來；也許油勢洶湧，會把石油槽衝上天去，會把放在八百二十七米突深底裏的鑽孔器衝上來。濃濃的濁油，立刻就會跟暴雨一樣地落到蓬板上來吧；過去耽誤了這許多時候，大概地底下積鬱得好幾千噸了吧。用了電氣鐵路，可以把石油送到黑海沿岸市上的工場，油船和油車裏。揮發油、燈油、機器油、運遍全國，發動幾千幾百架的引擎。

可是不能等牠噴出來，不能等災難到來，有時候從整千米突深的地底下，受了瓦斯的暴力，會把石塊投到天空中去；這樣一來，一個不小心，就是碰着一點點火星，也會把斯拉漢、薩彭契，以及相距三

十基羅米突的柏谷等，立刻燒遍血紅紅的大火，太陽會遮在黑煙裏去，天空中會籠住濃郁的煙煤；於是，不是幾百萬，就是幾百噸的石油，便都在火中化爲烏有；如果鄰近的石油槽平安無事，還算是萬幸的事呢。

縱使不發生火災，像下大雨一樣的在地上淋一下，就不知要幾千噸好油，喪失牠的價值呢？

所以噴油的時間一定要把握得準，要使寶貴的斯拉漢石油，不落到地上，以至消失揮發性的燃發體和愛推爾，須要及時替油泉上嘴套，套上噴油管——靠了這些燃發體和愛推爾，我們才能買進了機器，進行我們自己的五年計劃。

從開始掘到第二十六日，深度八百三十米突的七六一八三號井，便看見噴油了。

鑽孔師史內葛萊夫今年已經五十歲，這位亞留西亞老伯伯，到現在已經見過了不知多少的噴石油出來的石油槽，可是他從不慣在油裏洗浴。啊，噴油了，那就連飯也來不及嚥到喉嚨底裏去。斯拉漢的石油，這是價格昂貴，質地輕油質多的石油。

「喂，大家快來看！」老鑽孔師在石油槽邊跑：「喂，這是什麼呀？是咱們的呀，是突擊隊員試掘的油井呀……幾乎都是純油。喂！快拿個塞子來，什麼樣兒都好……」

試掘井的內部沸騰起來了，瓦斯嗚嗚的叫，噴到天空的石油，劈頭劈腦的淋到地上來了。試掘井終於噴油了。

「啊啊，這是什麼會事？不能讓牠亂噴呀？你們看，這樣下去會起火啦，咱們突擊隊就得全功盡棄……這可不行呀……喂，大家快拿油管來，快快……」

時機把握得很準確，套上了油管，油的勢頭就緩了。時候恰巧，傢伙都拿來了；鐵管子和塞子，都使噴油引到了濾重油的油井裏去了。亞留西亞老伯伯叫了：

「喂，大家什麼了！……」

四個人在噴泉口上了口套，石油發起威勢來，不時從口套縫裏出來，向着人身上亂噴。是暖和和的、濃濃的石油。

「快把螺絲釘旋緊，喂，旋得結實呀！再結實點！」亞留西亞老伯伯大聲的叫。

石油濺到面孔上，工作衣濕了，大家一邊淋着油雨。一邊咬緊了牙齒用力旋釘，堅固的螺釘，把油管接住，把關門裝上了。

這會兒——如果擦一根火柴，落一個香煙頭，石油槽就會向天空直飛，滿天空會燒得通紅，石油火災的呼嘯之聲，將會直吹到遙遠的柏谷。

說不定瓦斯還沒起作用，石油的噴勢很不均勻，亞留西亞伯伯想了：「如果石油衝破了塞子亂飛，那末關門也會破裂了，跟飛濺的油雨一起落到地上的呀。也許會發生這樣的事……」關門如果受不住瓦斯的壓力，便會被牠衝碎，這樣的事，以前常常有過。「快用力！好，旋動了，大家快合力，好，旋動

了！」

半小時之後，關門很結實的裝好了。亞留西亞伯伯就把大家趕開，命令着說：

「快去洗身子，快，大家都去！」

祇留自己一個人：身子跟落湯雞一樣，施出全副氣力，弄緊了輸油管的接縫。使每次邦浦一動，石油便從輸油管裏，像奔泉一樣的流出來。他只一個人工作，其他的人都走了。亞留西亞伯伯知道他們立刻會回來的，果然大家都興高采烈地回來了。試掘井噴油了，平安無事，明天就可以用邦浦來汲，收回從來所損失的多少噸油了。突擊隊開掘的六七一八二號井，明天可以採油了。

晚上，石油繼續的噴出；到了朝晨，日班工人開始換班剛要動手做工的時候，在石油槽步道板外面的地上，發見了亞留西亞伯伯。晚上，在俱樂部，莊嚴堂皇的討論會席上，起先他沒有說起自己的徹夜的工作，可是十八小時的勞動之後終於躺倒地上這一會事，終於大家都知道了。而且當他躺倒之前，他已經把噴泉弄好。

大家搖搖他的身子，他很快口的叫喊了：

「你們要我死麼？你們要把我的老命搖落麼？惡鬼……莽漢！……我難道對你們有什麼害處麼？……」

第二天朝晨，命令來了：「在規定時間以外，不准過度勞動，每天按照一定工作時間休息。工作縮

短，勿亂秩序。」

彼得羅對於這個命令，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釋，他覺得斯拉漢又負了一票債，拼命的在自己腦子挖洞，想每天出油幾噸的新計劃。

彼得羅的假期快到了，可是這個地方如何捨得掉？礦務所裏沒了他，事務局會變得怎樣呢？他就同亞留西亞伯伯一起到柏谷的托辣斯總局去證明。

「我們確是做了規定外的工作，因為我們是突擊隊員。我們又不是多要工錢，多做點又有什麼打緊。真可笑，你們這班人！我們不過要完成自己的計劃吧了。」

托辣斯總局，卻有托辣斯總局的意見：「在規定以外的時間做工，是勞動人民委員會禁止的，你們難道不知道麼？」

「我們可不管什麼禁止不禁止，你叫我們用什麼來補救過去的落後？叫那個來完成計劃呢？」

「要補救，當然是突擊隊，不過，無論如何，做工總得在規定的工作時間內做！」

「這種溫和的方法，如果還追不上，那就怎麼辦呢？」

「總之……總之……」於是托辣斯也只好不反對了。

彼得羅說總局的人都是官僚主義，亞留西亞伯伯在油蠟地板上的吐一口口水。

「簡直拿別人當什麼。」